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名臣事畧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鐘

謄錄監生臣許紹錦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七

元名臣事畧

傳記類三

總錄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元名臣事畧十五卷元蘇天爵撰

天爵字伯修真定人由國子學生試第一釋

褐授從仕郎蘄州判官終浙江行省叅知政

事事跡具元史本傳此書記元代名臣事實

始穆呼哩終劉因凡四十六人大抵據諸家

文集所載墓碑墓誌行狀家傳為多其槩書
可徵信者亦採掇焉一一註其所出以示有
徵蓋仿朱子名臣言行錄例而始末較詳又
兼仿杜大圭名臣碑傳琬琰集例但有所棄
取不盡錄全篇耳後蘇霖作有官龜鑑於當
代事跡皆採是書元史列傳亦皆與是書相
出入足知其不失為信史矣乾隆四十六年
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	--	--	--	--	--	--	--

元名臣事畧序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修年弱冠即有志著書初為
胄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鮮言詞章講誦既有餘暇而
筆札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文集日鈔之凡而元臣
世卿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閒居紀錄師友
說於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彙而梓之始疏其人若
干屬以其事中更校讎櫛去而導存挾隱而蒐逸久而
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畧他日余與伯修同預史屬從

借讀之作而嘆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國諸王公之勲伐中書令丞相耶律楊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臺城東平鞏昌之方畧二王楊徐之辭章劉李賈趙之政事興元順德之有古良相風廉恒山康軍國之有士君子操其他臺府忠蓋之臣帷幄文武之士內之樞機外之藩翰班班可紀也太保少師三太史天人之學陵川容城名節之特異代寧多見哉至於司徒文正公尊主庇民之術所

謂九原可作我則隨武子乎嗟乎乾坤如許大人才當
輩出伯修是編未渠央也姑志余所見如是云天厯已
已四月乙卯翰林待制冀郡歐陽玄謹序

自古帝王有天下或受於人或起而取之堯舜禪讓湯
武弔伐厥時義大矣書紀唐虞之際易稱湯武革命應
天順人皆有輔佐同心一德後世可述焉孟子曰五百
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傳曰有立德立功立
言是謂不朽誠哉是言也三代而降其盛者曰漢曰唐

曰宋夫子言革之時蓋謂必有不得其義者矣如近代是也皇元起朔方紹帝運接統資始於天不因於人遂大作明命訓戒宇內一啟而金人既南遼海和輯再啟而西域率服遂拓坤隅三啟而靖河北秦晉戡集河南是同分宗子以方社胙功臣之土四啟而庸蜀是柔五啟而江漢奄從趙氏為臣陸道西北見角端溟海無際船乃旋艫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而崇極配天矣厥初受命南北割裂天氣不通二氏不享天實醜之乃眷北

顧俾我聖人作神天主完顏璟割虐下民趙氏爽盟背
約自伐喪其國家大哉貞矣其允時義也易曰田有禽
利執言此之謂也其始桓毅討伐虔劉戡定之其暨肅
恭恪勤棊圍輯柔就緒之其後勸相富厚之定之以上
下道之以名分淑之以庠序秩之以禮樂慶之以官賞
董之以威罰而天下成矣列聖運於上賢臣贊於下穆
穆明明相須以成相濟以寧是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
治武王有亂臣十人非虛言也故論本朝輔亮之臣其

佐命垂統或鷹揚於外或運籌於內有同肇迹之艱難者矣其輔翼成化或規模弘遠或論思密勿有登治道之鴻熙者矣翰林修撰趙郡蘇君天爵始為成均諸生好訪當今之故攷遺失迹構百家行狀碑誌傳贊叙述及他文賅載者見其本末既而仕為典籍應奉凡三為史氏在職八年遂徵以所知無所乖舛於是紀述其故自國初至于延祐之際自太師國王以下或周召懿親或岐豐舊姓或秉義效順或降附後見或策杖上謁或

徵起草野功格皇天保久國家所謂名世者天爵德器
優遠悉心盡職不顧己私所謂不朽者夫歷代以來善
終善始未有若今日之懿者也昔漢高之臣皆戰國之
餘非南面而王之不能畢其功全莫我若也光武之臣
皆生西漢多經術之士功定天下不過封侯賞莫我若
也使高光易世而居亦不能相及何哉其人異也天生
聖賢共成大業豈漢敢望哉書成凡十五卷號名臣事
畧其事之所載盡標作者姓氏示不相掩也其名位顯

著功在帝室求未得者續為後錄蘇君常閔宋氏以來
史官不得盡其職載筆之士多乖故實宋人詳而多曲
筆又以此時遼金簡而徑事多湮昧於是著其故輯其
闕漏別為遼金紀年皇道之成與三代同風身為史氏
顧已職業繹而明之君子哉其用心也蘇氏自唐宰相
味道以文章顯宋太史文忠公軾父子兄弟稱樂城焉
所從來遠矣繼之者修撰君也泰定初故侍講會稽袁
公薦君亮達前代文獻今侍講蜀郡虞公舉君該洽文

辭爾雅由是遷修撰云至順辛未六月辛亥賜進士出
身文林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南鄭王理謹叙

欽定四庫全書

原序

欽定四庫全書

元名臣事畧卷一

元 蘇天爵 撰

大師魯國忠武王

王名穆呼哩札喇爾氏以戚里從討幕北諸部有功
歲丙寅拜左萬戶進兵討金丁丑封太師國王都行
省承制行事癸未薨年五十四

王生於鄂諾水之東生時白氣充帳有神巫見而異之

曰此非常兒也及長身長七尺虎首虬須黑面多謀畧
雄勇冠一時與博爾珠博勒呼俱以忠勇佐太祖時號
為掇里班曲律猶言四傑也

太常元公
樞世家

太祖軍常失利會天大雪失牙帳所在卧草澤中王與
博爾珠張羶蔽之自暮及曉竟不移足

世
家

太祖一日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有羣賊出叢木中列
射我矢下如雨衆皆恐王引滿向賊三發三殪徐解馬
鞚兩手張翳太祖麾餘騎射賊賊引去繇是太祖益重

之世
家

克呼王可汗為乃曼氏集賽庫徹布喇所困王可汗之
子伊喇哈詳袞繼為所傷求援於我太祖遣王暨博爾
珠博勒呼齊拉袞引兵救之殲其衆於按臺之下獲甲
仗輜重以還於是王可汗見太祖聖德日隆左右將士
威聲益振患之乃合札木哈等潛襲我會有其謀來
告者太祖與王等簡精甲夜斬其壘大破之王可汗走
死諸大人聞風相率款附諸部悉平

世
家

歲丙寅太祖即皇帝位是歲宋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也上既即位從容謂王及博爾珠曰今國內平定多汝等之力我之與汝猶車之轆猶身之臂汝等宜體此意勿替初心迺立王及博爾珠為左右萬戶各以其屬翊

衛宸極儀位一如諸侯王

世家

金降者屢言其主璟殺戮宗親荒淫殊甚上曰朕興師有名矣辛未大舉南入擊雲中九原諸郡皆下之進圍撫州時金軍號四十萬陳於野狐嶺之北王抗言曰今

敵衆我寡弗致死力未易破也即策馬橫戈大呼陷陣

上麾諸軍齊進日未午大破之乘勝追至滄河殪尸百

餘里金兵之精銳者咸盡壬申薄德宣府遂克德興

世家

癸酉金赫舍哩執中弑其主允濟迎豐王珣立之是為

宣宗是歲我師至居庸關壁堅不得入以都伯統兵趨

紫荆口金左監軍珠赫高琪來拒不勝遂潰進逼中都

圍之上與皇子掣赤等分三道徇畧趙晉及齊魯既還

軍於大口

世家 又張匡衍撰行錄云金人以山後諸郡不可守即移兵山前是時太祖經畧山後

諸州皆平自紫荆關領兵直入攻涿州州兵殊死戰盡
夜急攻四十餘日拔之又分兵自南而北取居庸關遂
縱兵大掠自涿以南大河以北煙塵相望金鼓震天神
州赤縣十陷八九中夏之民大為騷動甲戌二月太祖
徵兵圍中都金主大懼獻公主請和太祖許納之又進
金銀繒帛各萬餘兩匹王畧地益都濱棣皆克之兵臨
霸州史天倪蕭勃迭率衆來降王奏之各統萬戶
太祖北還其歲夏五月金主知不能敵遂遷河南

甲戌詔王統諸軍專征遼西諸郡王次高州盧琮金朴
率州民降進攻北京金守將伊木沁元帥率衆二十萬來
拒我師過於花道王逆擊敗走之伊木沁嬰城自守其裨
將完顏實呼高德王殺伊木沁推烏庫哩伊都呼為帥俄

伊都呼舉城降王怒欲坑之蕭愛新說王曰北京為遼西重鎮當撫摩以慰衆望今始降而即坑之後詎有降者乎王嘉納以伊都呼權北京留守復以烏頁爾權兵為帥府事以鎮之是歲興中府民殺守將烏里布推石天應來降以為興中尹錦州張鯨殺節度使自立為臨海郡王至是來降

世家

乙亥詔王以鯨總北京十提領兵從多果朗徹爾巴勒南征王密察鯨有反側意令蕭愛新監其軍至平涼州鯨

果稱病逗留復謀叛去愛新執鯨殺之鯨弟致憤兄死
殺長史據錦州叛偽稱漢興改元興隆畧平灤瑞利義
懿廣寧等盡有之王率先降蒙古布哈權帥烏頁爾等
軍討之州郡皆復應官軍遂擊紅羅山克之

世家

丙子致陷興中府權帥王珣適王以致兵精且依嶮為
阻欲設奇餌之乃遣烏頁爾耶律某等別攻溜石山堡
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
斷其歸路可以一戰擒也又令蒙古布哈別屯永德縣

西十里以伺之賊聞溜石被圍急果以兵救之蒙古布
哈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王王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
神水與賊遇而蒙古布哈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賊
遂崩潰斬其將張東平獲首虜萬三千遂由開義縣進
圍錦州賊屢出戰不利乃閉門城守月餘偽監軍高益
縛致出降致伏誅

世家

丁丑以佐命功詔封王為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
賜誓券子孫傳國世世無絕分鴻吉哩伊奇烈蘇烏嚕

烏蒙爾等十軍及烏伊爾契丹蕃漢等軍隸麾下且諭
旨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勉之遂建行
省於雲燕以圖中原王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諸城
皆下之蠡之役蕭阿先中流矢卒以其子察喇代領其

衆是歲東擊齊遂定臨淄登萊濰密等州而還

世家
又牧菴

姚公撰招撫使王興秀碑云太祖始加兵中原圍燕不
攻而阮中山蹂山東河北諸名城皆碎已策金不能國
可必滅也自將征西太師國王徇河北未下城邑其年
衛王弒宣宗南踰河都大梁兵興民既困征求之繁餽
餽人畜雜死道路至不賴生有遲我元兵者曰敵乘窺
來耶亦有不順吾今特誅渠魁賊望風畏之不敢至者

公聞兵將至曰丈夫生三十年而勞苦未報屈塵極矣
今又委身餌敵暴骨草野且吾君已棄民民尚誰死哉
吾有自圖富貴耳乃以是撼三十餘村之民汝幸從我
我能活汝乃將壯士數百輩出蠡疆迎兩大帥萬戶劉
伯林御史大夫蕭公降帥善其來與之幟曰張汝之鄉
我兵自斂戢不汝侵也大兵及城下方繕完守具礮死
蕭大夫兩軍奮厲一鼓屠其城無噍類遺而三十村無
毫髮傷者 又按察使趙瑁碑云蔚州飛狐趙氏金帥
府評事崑二子珪瑁珪將萬夫戍蜚狐後遭刺蠡州留
瑁在鄉守舍天高南牧度形勢不支倡縣民以下城之
旋太師國王徇地至蠡其刺猶城守礮殺王悍將蕭大
夫王恚欲坑城公請以身贖母兄死王哀之併全蠡民
二碑皆姚公撰所載
蠡州事不同如此

戊寅王自中都由西京擊鴈門定襄并晉高平上黨等

郡悉平之

世家刺虜

下有僧格者渤海人雄勇過人身嘗陷

陣太原遂拔王惜其勇授僧格河東北路兵馬都元帥乙酉歲武仙陷太原僧格戰死

燕京行省舒穆魯咸達布遣使來告曰今燕南信安賊張甫等出沒劫掠屢為民害請一名將拒鎮水泊王命蕭伯特為霸州元帥統精兵五百往拒之

行錄

己卯以蕭神特穆爾為左司郎中狼川張瑜為右司郎中是歲攻石州隰州克之擊絳凡二十日乃下遂至河東金守臣棄城遁以按察爾為前鋒元帥統蒙古軍屯

平陽以備金兵以義州監軍李廷植弟李守忠權河東

西路帥府事

世家

庚辰由中都徇趙至滿城金真定府主武仙舉城降以
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仙副之天倪說王曰今
中原已粗定而所過猶縱抄掠非王者弔民伐罪意也
且王為天下除暴豈復效其所為乎王曰善下令敢有
擅剽掠者以軍法從事所得老幼咸歸遣之軍中肅然
吏民大悅至滏陽先是邢州節度使武貴聞大軍至棄

城遁繼聞王仁厚不殺乃詣軍門降復其職平鄴郡至
林州遂輕騎入濟南嚴實上謁以實權濟南等路都總
管時金兵聚黃陵岡號二十萬聞王在濟南衆未集遣
步卒二萬襲之王以輕兵五百擊走之俄大軍繼至遂
薄黃龍金兵盛列城北崖王麾蒙古漢軍下馬短兵接
金兵大敗入河溺死者不可勝數遂克黃龍至楚丘楚
丘城小而四面皆水王令諸軍以草木填塹為道直抵
城下總管嚴實先登破之由單州趨魯圍東平遣蒙古

巴哈引兵徇河北懷孟衛州之地王以東平久不下名
嚴實囑之曰我料東平糧盡必棄城走若然汝即入城
綏輯安慰之勿苦郡縣以敗乃事也乃留索魯呼圖以
蒙古軍屯守之以實權山東西路行省王北還

世家

辛巳夏四月東平糧絕卒飢守將果棄城遁索魯呼圖
邀擊之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於府治王弟
岱遜別攻洺至是克之五月王在野狐嶺北宋漣水尉
石珪持方物入見賜以綉衣腰帶遣之山東張琳濬縣

鄭遵各以所部詣軍自歸

又行錄云益都張琳遣其弟張石珪齎方物來降王以琳

為山東北路益都府滄景濱棣等州行都元帥府事舊縣鄭遵以棗鄉二縣率兵民降以遵為節度使行元帥

府事改舊縣為完州八月王至天德監國公主遣其臣錫哩濟蘇

勞王且饗將士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李王聞

之懼遣塔海監府汪努格監府遺方物且以兵五萬屬

焉冬十月復東遂由雲中歷太和寨入葭州以石天應

權行臺於葭州復擊綏德破馬蹄寨遂至延安距延安

三十里止舍金行省完顏合達出兵三萬陣於城東

又行

錄云合達初以平州推官來降其後復歸于金蒙古巴哈先以騎士三千趣之

約半夜伏發王乃令軍士銜枚潛進伏於城東兩答間明日蒙古巴哈望見金軍佯棄旗鼓走金人追之王出伏乘其後鼓聲震天敵遂亂追斬七千級獲馬八百匹合達退走延安堅壁不動圍之十餘日不下乃南徇洛川鄜州北京權帥烏伊爾擒金梟將張鐵槍送王所王謂讓之鐵槍厲聲曰我受金朝厚恩二十餘年今事至此死實甘心王義之欲釋徽纆諸將怒其不屈殺之過

坊州大饗士卒復由丹州濟河時金已復隰州以軒成

為經畧使王引兵圍之二日而克斬軒成留合且統蒙

古軍屯石隰之間以田雄權帥府事

世家

壬午秋七月令蒙古巴哈引遊騎出秦隴以為聲勢且

視山川夷險強弱處王率大軍迴雲中

又行錄云王率兵迴雲中道出

太原府孟州四蹄寨寨王劉某金孟州太守也王以兵圍之遂率山民來降即日復其職遷百姓于千秋毫無

犯先是王弟帶孫駙馬按齊納共擊義和寨不拔王至

攻之二日而下過西河南擊三清巖入霍邑山堡遷其

民趙城縣薄青龍堡金平陽公胡天祚拒守其裨將蒲

察定住監軍王和開壁門降遷天祚于平陽

人行錄云
王夔定住

譖天祚于郡王帶孫殺之其後王子鉞里攻西夏定
住稱疾不行復歸于金及鈞州軍敗為大兵所殺冬

十月過晉至絳下金榮州汾東諸堡邑往往從風歸附

王皆撫慰之蒲郡久為金有至是復歸于我王召天應

謂之曰蒲為河東要害郡我欲選一首領顧勿能得君

才畧絕衆乃以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西行臺以

平陽太原吉陽等郡帥府皆受天應節制王引兵渡河

西攻同州下蒲城入關徑至長安長安城堅不得入乃
分麾下烏呼鼎台哈巴哈統軍六千屯守之留按齊銀納
斷潼關遂西擊鳳翔月餘不克乃軍於渭水之南遣蒙
古巴哈南渡牛嶺關徇宋鳳州而還是歲羣盜陷河中
府殺權行臺石天應未幾賊燒居民府舍遁以天應子

幹可襲領其衆

世家 又行錄云初天應聞中條山賊
侯七侯八欲夜攻襲其城即遣部將吳

權甫領兵出東門潛伏道左兩谷間若賊過半即邀擊
之我出其前爾攻其後賊可勝也其半夜吳權甫酌酒

夫期過故城
陷天應遇害

癸未春三月王至聞喜縣疾篤召弟岱遜謂之曰我為
國家助成大業事干戈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恨
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薨

世家

庚寅冬帝親攻鳳翔對諸將數王之功因曰使穆呼哩
在不令朕至此也

世家

丞相東平忠憲王

王名安圖太師忠武王四世孫至元二年由宿衛官
拜中書右丞相十二年從皇子行邊二十一年還朝

復拜中書右丞相二十六年罷相三十年薨年四十
九

世祖皇帝追錄元勳召入拜宿衛官置位在百僚上時
太夫人特穆倫以椒房之故嘗入宮中一日上從容問
及公夫人對曰安圖年雖幼公輔器也上曰何以知其
然夫人曰每朝退與前輩老成人語未嘗一親年少輕
浮子以是知之上默然

太常元公
撰世家

中統四年阿里布格平執其黨千餘人將有所裁上猶

豫未決適公侍側上問曰朕欲盡置此屬死地何如公
時年十六對曰人各為其主爾陛下甫定大難而以私
憾殺人何以懷未附上驚曰卿年少何從得此言卿意

適與朕合繇是大器之

世家

至元二年秋八月制曰安圖可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
增食邑至四千戶公辭曰今三方雖少定江南猶未納
款臣以少年謬叨大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上動容有
間曰朕思之熟矣卿勿辭冬十月召儒臣許衡至後二

月都堂傳旨令衡入議事省衡以疾辭公素聞其德義就訪于行館與語既還念念不釋者累日

世家

三年上特召衡入諭之曰安圖尚幼苦未更事謹輔導之汝有嘉謨先告安圖以達於我我將擇焉衡對曰安圖聰悟且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語悉能領解臣不敢不罄愚衷但慮中有人問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入其中則難行且臣入省之日淺所見如此

世家

四年春三月公奏凡內外官員宜委任老成人如姚樞

等一二員可省中議事上曰此人輩雖閒猶當優養其

令入議事

世家

五年廷臣密議立尚書省欲以阿哈瑪特領之乃先奏公
宜進為三公事下諸儒議樞密商挺倡言曰安圖國之
柱石若然則是與虛名而奪實權甚不可衆以為然事

遂已

世家

七年夏四月公奏臣近言尚書省樞密院宣奏並如常
制其宏綱大務從臣等議定然後上聞已有旨俞允今

尚書衆務一切徑聞似違前旨上曰豈阿哈瑪特以朕頗

信用故爾擅耶不與卿議非是勅如卿所言

世家

八年陝西行省伊蘇岱爾建言比由飢饉盜賊滋多若

不顯戮一二無以示警勅下中書詳議公奏曰強竊盜

賊一皆處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舊待報從之

世家

十年奏以玉冊玉寶上皇后鴻吉哩氏以玉冊金寶立

燕王為皇太子兼中書令判樞密院

清河元公
撰勳德碑

中書省斷死囚五十人公言臣等閱實其狀內有十三

人因鬪毆殺人者餘皆無可疑上曰十三人可免死從

軍其餘再三審覆以聞

世家

十一年公奏阿哈瑪持蠹國害民數事又以四部及大都

路總管府官皆非材乞遷汰從之

世家

十二年勅公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皇子北平王行邊

公在邊凡十年

世家

二十一年春三月北平王歸公亦繼至待罪南門下上

遽召見勞之曰卿在外勞瘁公頓首謝曰臣奉使無狀

有塵聖德遂留卧内語至四鼓而罷冬十一月丞相和

爾哈遜罷公復拜右丞相加金紫光祿大夫詔天下

世家

二十二年監察御史陳天祥劾奏右丞盧世榮其略曰

人思至元初年之治至今莫能忘也去春丞相安圖自

邊還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膺柄用再整宏綱思

仰治期謂可立待十一月二十八日丞相果承恩命復

領中書貴賤老幼喜動京師今丞相亦國之名賢也時

政治與不治民心安與不安係丞相用與不用之間耳

又如伊蘇特穆爾大夫巴廷丞相皆天下之所敬仰海
內之所瞻依者朝廷果專任此三名相事無大小必取
決而後行無使餘人有所阻撓三相博采衆議於內外
耆舊之中取其聲望素著衆所推尊者為之參贊則天
下之才悉展效用能者各得進其能善者皆得行其善
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為今致治之方莫有
過於此者又安用培克在位倚以為治哉其年世榮敗
詔公與諸儒條世榮所為事悉章罷之

世家

二十三年夏四月中書列上所擬漕司官姓名上謂公曰如平章右丞等職朕當親選擇之餘皆卿等責也公因奏言臣比聞聖意欲倚近侍諸人為耳目者今臣猥承任使或所行非法從其舉奏罪之輕重惟上裁處今近臣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為某職以所署奏自付中書施行臣謂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或無事例者臣嘗廢格不行慮有短臣于上者幸陛下察之上曰卿言是也今後若此者勿行其妄奏者即入言之

世家

初李昶為吏部尚書宰相素重之凡集議必延置上座
傾聽言論會制府有異議李遂謝病去至是公奏徵之

不起復奏賜田千畝

世家

宋王納延反上親討平之他宗室誣誤者勅公按問多
所平反一日朝退出自左掖門諸免死者爭前迎謝至
有執轡扶公上馬者公毅然不顧或乘間言於上曰宗
室雖有罪皆太祖子孫陛下昆弟丞相雖尊人臣也奈
何悖慢如此上良久曰汝等誠小人烏知安圖之所為

彼特辱之使改過遷善耳

二十四年上決意立尚書省奏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

用僧格別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

勳德碑
又野齋李

公文集云先是王子北安王嘗遣使將香祠岳瀆時僧格領功德使使者時參政呂公和拉以王教諭之遷給驛傳北往其後僧格平章尚書省事所忌者丞相安圖將甚害之誣言北安王以皇子僭祭岳瀆安圖明知而不以聞指呂公為徵世祖召問呂公對曰時僧格主祠祭北安王使者實同臣往來驛傳安圖未嘗知也僧格不能對

二十五年見天下大務一入尚書省屢上中書印不許

明年罷相止掌環衛

勲德碑

三十年正月十九日以疾薨于京師樂安里第既殯樹介者三日上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固勿信今果喪我

賢弼詔大臣監護喪事

世家

公生十八登庸在相位前後二十年視事之初勵精輔政革前日苛政代以寬平抑奢淫薄稅斂舉賢任能常若不及如丞相史天澤左丞許衡姚樞叅政商挺皆引置左右同輔庶政由是至元之初朝廷無事民物日以

繁息倉廩之積盈衍於外海內翕然號為極治天子嘉之嘗曰安圖在朕得高枕而卧無所事矣

世家

公天性厚重人莫能測每當艱難清晏之時夷險榮辱之際守正不移恬然自處公退之餘即引諸儒講論道義孜孜忘倦聖君賢臣之事義夫孝子之行善之當勸惡之當懲與夫治亂成敗之由死生憂樂之說靡不悉究殆二十年未嘗一日少廢所居堂宇朴陋廳厨之外餘無所構或請建東西室者公曰屋可以蔽風雨足矣

世家

我聞人辛苦置田宅適以資不肖子之用耳吾不為也
忠憲王襲累葉之勲抱絕倫之德膺世祖紹統之初際
聖代建極之盛天度夙成英猷大肆遠徵近禮廣詢博
採鴻儒獻其所獲智士竭其所知治化油然以隆風俗
淡焉以厚至元之初何減漢文之世俾得展能專理期
之救寧功效所書蓋不止此然房喬杜晦顯烈寡傳第
功挈德為唐宗臣若忠憲王者有立于前或承于後論

相歸賢固當稱首古所謂社稷之臣也嗟夫其始出鎮也誰歟其再罷相也誰歟議者不能不歸罪阿哈瑪特僧格也之二罪魁相與並立良相之去朝也宜矣世之公道正如青天白日雲烟有時蒙蔽真風元氣盪滌幹旋廓乎清明可跂而睹忠憲王之表表在天下是也

勲德碑

元名臣事畧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元名臣事畧卷二

元 蘇天爵 撰

丞相淮安忠武王

王名巴延巴林氏其父從宗王居西域至元初王奉使于朝遂拜中書左丞相七年改同知樞密院事十一年復拜中書左丞相總兵伐宋十二年秋入覲拜右丞相明年春宋亡第功增食邑六千戶復同知樞密

院事二十六年進知樞密院事三十一年加太傅錄
軍國重事是歲薨年五十九至大四年勅建廟于臨
安

至元初年王奉使天子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
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遣介報還建謀發令才恒出廷
臣上由是上愈益賢之勅中書右丞相安圖女弟昭睿
順聖皇后之姊之女女王謂曰為已延婦不慚爾氏矣
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一時君相慶明朝野晏清號

為極治

清河元功
撰勳德碑

王姿凝峻寡言諸曹白事尤難決者辭往復稠疊王夷然如無聞白已舉目一兩語破其歸要事以決省中始

帖帖驚服識其為真宰輔

中卷劉公
撰廟碑

十一年復拜左丞相總襄陽兵伐宋上曰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定江南汝其今體朕心古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橫罹鋒刃王受命馳至襄陽諸軍纂嚴禡師啟行薄郢州漂水溢塗人病於涉王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

橫潦耶麼使一騎前導諸軍畢濟

勲德碑

郢城恃江為固而兵精食足耀兵不攻潛由平江堰盪舟而過郢將將二千人追我王以百騎殿郢人不敢逼平章烏珠公適至郢人走王手斬其帥趙文義以徇戰禽沙洋守將歷新城而軍列沙洋俘馘城下不應城陷佩沙洋降將黃順金符上為招討使炫其榮於宋人以故江陵諸郡相繼送款遣別帥受之降

勲德碑

烏珠公使右丞阿里哈雅來期渡江不答明日又來又

不答烏珠自來王曰此大事也主上委我二人餘可知
吾實乎潛刻期而去將自沙蕪口入江宋制置使夏貴
將精兵守之乃陽言明日圍漢陽夏貴來援我遣騎兵
襲奪沙蕪口大兵咸會江北崖宋戰艦屬江中餘三十
里我以白鷄千艘爭陽邏堡夏貴分兵拒戰命烏珠公
挽舟逆上載死士三千夜渡是年十二月也明旦王戰
夏貴江上兵奪陽邏堡逸夏貴諸將請曰貴大將而逸
之可乎王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

吾使也責今來矣未幾果以廬州歸

勳德碑

師既渡江將佐咸賀王曰天子威靈烏珠武勇將校用
命吾何力焉王陳師鄂城下鄂恃漢陽將戰焚其蒙衝
火照城中明日鄂人及漢陽城皆下留阿里哈雅守之
規取荆湖王與烏珠等東兵興國斬黃南康江州望旗
輒靡殿帥范文虎以安慶張都統以池州來

勳德碑

二月都督賈似道用師十萬陳丁家洲我士賈勇索戰
軍容甚盛似道聞鼓聲先遁其師遂潰獲都督符印

斬虜無算太平寧國建康無為鎮巢皆送筥箒請城主

勲德碑

行省駐建康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乃開倉賑飢發醫
起病人大喜曰此王者之師也

勲德碑

有詔時方暑熾不利行師俟秋再舉王上奏曰百年逋
寇已扼其吭風馳電擊取之恐後少爾遲回奔播江海
遺患留悔矣上諭使者曰語爾丞相朕不從中制也

勲德碑

碑

十二年七月詔王入朝進右丞相辭曰烏珠功多臣宜居後以烏珠為左丞相賜從戰功臣爵賞有差躬受廟謨會諸將於淮安同左丞相圍揚州未下

勲德碑

左丞相烏珠才勇善戰而士頗不附王患之乃獨禮敬加異由是衆視王益敬以和諸文武將佐皆密悉其才用臨事遣授各盡其長故能所向無前動必有成

廟碑

十月王馳至鎮江分軍三進叅政阿喇哈以右軍出建康道叅政董文炳以左軍出海道王以中軍出常州道

咸會臨安

勳德碑

攻常州守將劉師勇遁諸將請追之王曰勿追師勇所

過城守者膽落矣蘇湖秀州先師來降

勳德碑

阿喇哈文炳皆來駐臨安北宰臣陳宜中發使來請降
日及期宜中逃海軍進臯亭山宋主遣其臣齋國璽奉
表納上命董文炳入宋宮取宋主居之別室封庫歸之
有司宋滅十三年三月也放散兵衛罷易官府軍錢塘
沙上三日海潮不至宋人以為天助宋主求見王曰未

入朝禮無相見也留董文炳鎮臨安經畧閩越

勲德碑

王用兵紀律外嚴而中以聖訓不殺為主威懾德懷款附日至或請入視降城府藏簿賑以知金穀戶口多寡王咲曰是欲黃緣啗吾民耳乃下令諸將士敢有暴掠及入城者以軍法論所至犬鷄不驚四民晏然獲來蘇

之望

廟碑

江左繁阜滋久金玉錦綺珍異竒古之玩所在充溢王一不掛目宋降將有以趙氏二宗女獻者立叱去之

廟碑

四月獻宋主趙鼎謝后全后于上都上御大安殿降封
鼎瀛國公遣大臣告成功於太廟上勞王王再拜謝曰
奉陛下成算烏珠效力臣何有功寵詔以陵州藤州增

食戶為六千

勳德碑

又汲郡王公玉堂嘉話云宋末重謠云南茗破百鴈來蓋指丞相巴延也

丞相巴延既渡江來京師謂樞密副使張易同知趙良
弼言都邑乃四海會同之地貢賦之入非漕運不可若
由陸運民力億矣川瀆所經何地逕便此方今便宜博
加詢訪必有知者至上都入見奏言江南城郭郊野市

井相屬川梁交通凡物皆以舟載比之車乘任重而力省今南北混一宜穿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遠方朝貢京師者皆由此致達誠國家永久之利上可其奏至至元二十四年前太史掾邊源言自安氏山穿渠引汶水西北至臨清河與漳水合省檄都漕運副使馬之貞行視計工自臨清由東昌而南得河故道過景德鎮至壽張抵安氏山袤三百里有奇與源所言合二十六年春正月庀役五月即功江淮湖廣四川海外諸番土貢

糧運商旅懋遷畢達京師賜名曰會通河

野齋李公文集

十四年宗王錫里濟畔詔王將兵討之與賊夾水而陣久之不戰令牧馬具食賊疑而怠俄引兵渡水擊賊錫

里濟走死

勲德碑

十八年詔從皇太子撫軍北鎮諭太子曰巴延才兼將相行全忠孝改命從汝皇太子次舍必與論天下事待

有加禮

勲德碑

別有婁默色者嘗誣王以死是年得罪誅勅王臨視王

與之酒愴然不顧而回上問其故對曰彼罪自致臣若
臨刑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上賞其量

勲德碑

二十二年宗王阿濟格錫里詔王代總北軍遠斥侯謹
隄防足兵食明賞罰不肯要功生事將校大和敵人遠

避

勲德碑

二十四年宗王納延將反報者還至詔王視之多載衣
裘以往至其境輒賜驛人納延讌王王以大義語納延
納延陽應而陰欲執王酒闌趨出與其從者潛分三道

以逸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馬以遞遂脫追騎具以實
聞佐上親征秦李庭董士選帥漢軍得以漢法戰金剛
努塔布岱進逼乘輿漢軍力戰賊不能陣而走及擒納
延王之謀畫居多勲德碑

二十六年進知樞密院事總北軍討叛王明埒克特穆爾
大戰敗之明日搜其伏兵追斬二千餘級馳書開諭明
埒克特穆爾其人奉書以泣有譖王于上者詔以御史大
夫伊魯勒代之居王大同以俟後命未至軍三驛王遣

使語大夫曰所至姑止待我翦此寇卿來不後時海都帥大兵以入寇進我退如是而南七日衆帥怒曰寇至則走何不武若是果懼戰胡不授軍大夫而誤國事也王曰海都入吾境持重而殿邀之則遁誘使深入一戰可擒諸軍必欲速戰戰非吾憚果失海都誰任其咎衆曰請任之王麾軍邀擊敵兵大敗殺虜幾絕惟海都脫走乃召大夫至軍授印而去

勲德碑

三十年十二月驛召至大同上不豫明年正月宮車晏

駕遣使召成宗于撫軍王總百官以定國論兵馬使請
日在鳴暮鐘日出鳴晨鐘問其故對曰防變起也王曰
汝將為賊耶其如平日宰臣請誅盜內府銀者曰倖赦
而盜不可長王曰盜何時無今以誰命誅人其守正體

大多類此

勲德碑 又汲郡王公文集云甲午歲正月
癸巳詔翰林諸君謁大傅巴延公安威不見

猛簡不失和真魁傑人也公初至燕詢諸何名轄曰翰
林諸老今在者誰及是歷問各官壽期今供何職酌禮
問顧相謂曰國家所以養諸老者正以乞言論政而已
如遇事會議各顧官守未免或偏若集之同僚則議論
通一為益良多乃知公深謀遠至氣象含弘朝廷之
上軍國大計心無適不在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

四月成宗即位于上都大安殿時親王有違言王陳祖宗寶訓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

下拜

勲德碑

五月加太傅錄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上意欲王入中書時相忌之王呼相語曰幸送兩罌美酒我與諸

王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

勲德碑

江南行三樞密院行省臣累陳非便樞密院臣庇之有詔問王王已病張目對曰罷行樞密兵柄一歸行省於

國事為完三院遂罷

勲德碑

王天質高厚風神靜明英偉端大剛介莊廉當大任而
不動遇大論而善斷言笑有時喜愠莫測恒負天下之
重以神器尊安為務仁視羣品無間親疎義使衆材無
所適莫故四海公論翕然歸之其平宋也將二十萬猶
將一人賞罰信紀律彰大將稟命仰之若神明降人投
誠依之猶父母未嘗妄戮一卒未嘗妄殘一物貨財不
足移其心聲色不足惑其志師入臨安禮賢黜罪市肆

不易雞犬無驚歸馬蕭然囊惟衣被畢事還朝口不言
功速出總師無投不最嗚呼碩德元才生由間氣良相
名將見諸行事乃知宇宙之間功名之表自有大人也

勲德
碑

天以正統命帝元太祖皇帝奪起朔方博爾穆呼哩
博爾呼齊拉衮四傑輔之滅克烈滅乃蠻滅夏滅金乃
有天下三分之一宋承中華之運西距蜀楚東際吳越
盡有荆揚益三州之野世祖皇帝紹運撫圖肆弘大畧

發兵二十萬授丞相巴延不三年而滅宋聖文神武固
勞造化雋功偉烈實由折衝四傑開之於其前一相擴
之於其後國家接五帝三王之緒保無疆歷服至于億
萬維王而功臣生分爵國死配朝廷有以也夫

勲德碑

丞相河南武定王

王名阿珠烏庫哩氏初從父都帥公征西南夷有功
中統三年拜征南都元帥將兵伐宋至元六年加平
章事十一年春入覲拜平章政事十二年留守揚州

拜中書左丞相十三年秋兩淮平還朝第功加食邑
二千戶二十四年薨年五十四

公沈幾有智謀臨陣對敵英毅果決氣蓋萬人癸丑歲
從父都帥公征西南夷率精兵為候騎所向摧陷莫敢
櫻其鋒至平大理收諸部降交趾踐宋境無不在焉其
破水寨掀關城奪鬪艦於馬湖舟指可掬索盜馬於山
堞賊將生擒而又鏖戰三湘擐旗五陣是皆樹立之駿
偉者也嘗蒙憲宗賞諭有阿珠未有名位挺身奉國特

賜黃金三百兩以勉將來其降大任於公兆見於先者

誠不偶然也

汲郡王公撰廟碑文云公祖諱蘇布特初以質子入侍繼為百夫長歲壬申太祖經

畧中原首攻桓州公先登丙子帝會諸將于圖刺河喻曰默爾奇斯部未附疇為朕征之公即應詔選裨將阿勒楚爾額百人為候騎喻以方畧使勿為備大軍至陣蟾河上一戰而潰遂降其衆卒已追默爾奇斯酋長輝圖與欽察戰于玉峪敗之壬午太祖征回國其王委國而去命公逐之及于呼剌河戰不利公駐軍河東戒其衆人焚三炬以張軍勢其王夜遁繼遣公將萬騎由布哈川追襲既及逃匿海峽則守其要害彼進退失據不旬日瘦死於未詔征欽察竟收其境又與俄羅斯大小穆爾奇扎爾廔戰降之丙戌取薩里輝和爾塔勒奇木等部又掠西蕃邊部庚寅太宗命睿宗循宋徽而北營取河南公亦在行是役也大敗金將哈達于三峯山壬辰夏睿

宗還駐官山留公總兵圍汴金主北走渡河尾敗于黃龍岡癸巳秋汴京降俘金妃后寶器獻闕下其冬圍金主于蔡甲午金亡時汴梁受兵日久歲荒民殍公下令縱其北渡俾就樂土詔諸王巴圖西征以公為先鋒遂虜巴齊馬克妻子于騰吉斯海辛丑諸王巴圖征俄羅斯為所敗奏遣公督戰遂擒俄羅斯王額勒木復從攻滿濟勒噶部其主奇哩克兵勢張甚諸王分五道以進公出計挑誘至鄯寧河大軍會戰不利迺于下流先渡直擣其城拔之公以歲戊申卒於圍喇河上壽七十三子烏蘭哈達太祖朝憲宗方髻亂以公佐命故家付之護育及長分掌宿衛辛巳扈定宗征女真國破萬努于遼東己酉定宗升遐諸王巴圖與宗室大臣冊立憲宗議久未決公以大義陳請即定壬子時世祖在潛奉詔征西南夷命公總督軍馬自旦當嶺入雲南境摩步二部酋長迎降涉金沙江所在砦柵以次攻下之遂取龍首關世祖入大理國城是年分兵取附都善闡及烏爨之未附者

先是羅部府大酋高昇集諸部兵拒戰大破于夷可浪山下復收合餘燼嬰城自守城際滇池三面皆水堅險不易攻以礮摧其北門乃大震鉦鼓進而作作而止如是四日伺彼氣靡夜五鼓潛師躍入衆果內潰克焉而國主段智興逃匿昆澤并擒以獻又智未降附者遠近嘯聚大為民梗公命裨將伊琦圖卜新掩其右峪達護尉掩其左約三日圍合與其子阿珠陷陣擊刺禽獮草薙川谷為之一空不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泊烏白等蠻三十七部兵威所加如羅三斯阿伯等城亦來款附乙卯秋奉命出烏蒙趨廬江剽禿刺蠻三城宋邊將來阮戰屢交斬獲不勝計遂通道于嘉定崇慶間抵合州濟蜀江以雲南平遣使獻捷于朝還鎮大理丙辰九月遣使招降交趾留介不報十月進兵壓境國主陳光炳隔江列陣公濟江縱兵與戰彼軍大壞得舟逸去遣納哈丹往諭光炳請罪內附已未夏憲宗遣使諭旨約明年正月會于長沙是秋率四王兵三千騎蠻鬻萬人

掠橫山寨柵鬪老蒼關徇宋內地自貴州蹂象州突入
靜江府遂破辰沅直抵潭州州大出兵斷我歸路公與
四王掠其後子阿珠橫擊于前盡破走之潭州又遣兵
來犯蹙之門濠掩溺無算彼氣褫不敢復出壁城下者
月餘聞世祖班師鄂渚尋遣奇爾濟蘇將千人來援仍
慰勞之由泚黃北渡庚申夏飲至上都至元八年卒年
七十

中統三年秋九月自宿衛將軍拜征南都元帥治兵于

汴復立宿州

廟碑

至元元年八月掠地廬江入滁陽自安慶經畧兩淮攻

取戰獲軍聲大振

廟碑

四年八月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仙人帖城寺柵俘生
口五萬人江陵晝鎖宋人間我師還合謀還兩淮驍悍
騎五千步萬人併力邀襄樊間公謂諸將曰若不投宿
江北恐落賊便遂自安灘濟江獨留精騎陣牛心山下
立虛塞設疑火夜半賊果至伏兵發斬首萬餘級廟碑
初公過襄陽駐馬虎頭山指顧漢東白河口謂諸將曰
若築壘于此以斷餉道襄陽可圖也議聞於朝許焉五

年九月築鹿門新城白河等堡

廟碑

六年七月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相繼以兵來爭又遣兵出沒東岸林谷間公按觀兵勢謂諸將曰此張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堡衆從之明日南船果趣新堡大破之殺溺生擒者五千獲戰艦百餘艘於是治戰艦教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文虎率舟師來救某知府以百艘泊百丈山掣肘城役皆邀擊于湍灘敗走之裨將矮張以軍襖百舫躍入襄州尋乘輪船順流東走公與都帥劉整分艤戰艦以待燃薪照江兩

岸如畫公追戰至櫃門關擒矮張餘衆盡殪

廟碑

九年三月破樊城外郭重圍逼之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人植木江中鎖以鐵絙中造浮梁樊恃此為固我
以機鋸斷木斧絙燔其橋襄援既絕公率猛士攻而拔
之襄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

廟碑

秋七月奉命掠地淮東抵淮陽城下彼以千騎出戰公
伏師道左佯北賊果乘之擒騎將王都統

廟碑

十一年正月公入覲因奏兵事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

人兵弱于昔削平之期正在今日上付相臣議久不決
公復奏曰今聖王臨御釋亂朝不取臣恐後日又難于
今日上喜曰卿言允契朕意詔以兵十萬付之

廟碑

秋九月師次郢之鹽山得生口四人問知宋沿江九郡
精銳盡萃郢江東西兩城令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
行兩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之東有河口可由
中拖船入湖轉而下江便時雨久晝夜不息公料大軍
方集餽餉不繼水陸兩間進退無據吾大事去矣遂與

丞相已延議決意前進遂拖舟達江舍郢而去

廟碑

初過郢按行舟路經大澤中忽騎千人掩至時從騎纔數十人公即奮槩馳擊所向披靡彼驚走追斬五百餘級擒范趙二統制攻沙洋新城拔之前次復州守將程

貴迎降

廟碑

十一月公往覘漢口兵勢時夏貴以鐵鎖大艦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公曰可回舟輪河口穿湖中從陽邏

堡西沙蕪口入江夏甚便

廟碑

十二月大軍至陽邏堡攻之不克公語丞相曰攻城下策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擣虛可以得志是夜雪大作黎明開霽公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率部曲徑渡令載馬後隨宋將程鵬飛來拒戰公橫身盪決蹀血大鏖中流敗去得船千餘艘公登沙洲舟擊攀岸步鬪開而復合者數回賊小却出馬于岸遂苦戰破之追殺至鄂南門岸兵敗走夏貴聞公飛渡大驚引麾下兵三百艘先遁餘皆潰亂我軍乘之江水為赤

陽邏堡亦拔盡得軍實丞相議師所向或謂先取蘄黃
公謂諸將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
可以萬全水陸趨鄂焚其船三千艘煙焰漲天兩城大
恐漢陽鄂渚諸兵皆降

廟碑

十二年正月黃蘄江州降公率舟師趨安慶范文虎出
降繼下池州賈似道統兵扼蕪湖遣宋京來請和

廟碑

二月似道師次丁家洲公與丞相議曰當和議未定間
昨我船出已亂射又執我邏騎四人宋人無信惟當進

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若實欲和俟
渠自來遂與前鋒孫虎臣對戰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
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殿時我已令諸將順江兩勢
樹礮擊其中堅南軍陳動趨我船急進公挺身登艦手
柁衝船雷鼓大震喊聲動天地我師掠彼舟大呼曰宋
人敗矣似道倉皇失措舳艫簸蕩乍分乍合公以小旗
麾將校率輕銳橫擊深入宋軍大敗即回棹前走丞相
以步騎夾岸擠之追奔百五十里殺溺死者蔽江而下

獲戰艦二百餘艘都督府圖籍符印悉為我有軍資器仗狼籍不勝計是日似道以輕舸東走揚州夏貴走廬

州

廟碑

朝廷以宋重兵皆駐江都臨安倚之為重四月命公圍守揚州公次真州與南兵戰珠金沙殲其千人獲鹽艘三十艘既抵維揚視揚子橋河路漕真粟以助揚乏即樹柵斷其餉道宋都統姜才領馬步二萬來爭期於必取南軍夾河為陣公麾騎士踰河直斬姜陣才所將多

亡命叛降餘皆淮卒勁勇養銳日久戰數合堅不能却
我佯北才軍果逐之我奮而回戈萬矢雨集彼不能支
騎先遁去我隨以鐵騎蹂之追奔斬截萬八千餘級兩
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兵萬艘駐焦山東七月公登
石公山脊而望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公曰可燒而走
也遂摘抗健善毅者千人載以巨纜分兩翼夾射公居
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矢著其蓬檣煙焰赫赫窘無所出
先是虎臣命前船悉沉鐵纜于江示以必死至是欲走

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闕走追至圖山獲白鷄子七百餘艘是後淮東諸城兵不復出矣

廟碑

十月拜中書左丞相仍諭之曰淮南重地庭芝狡獪須卿守之時諸軍進取臨安公駐兵瓜州彼絕應援揚不能為後患兵不血刃而兩浙平定公控制之力為多

廟碑

十三年二月夏貴舉淮西諸城來附公謂諸將曰今宋已亡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故也若絕聲援塞餉道尚恐東走通泰假息江海乃柵揚之西北丁村拒高郵寶

應糧運貯粟以備灣頭堡留駐新城用逼秦州又遣千夫長巴延察帥甲騎三百壯灣頭兵力仍諭之曰庭芝水路既阻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賊歸路六月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果犯丁村與我兵相抗至曉巴延察來援所將皆精兵旗幟作雙赤月大軍望其塵起連呼曰丞相來矣南軍識其幟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者不滿百人庭芝挾姜才東走公率兵追襲殺步卒千人僅入秦州

迺築壘以守之

廟碑

七月朱煥以揚州降秦州守將開北門納我師執庭芝等出繼奉命戮揚州市揚秦既下公申嚴士卒不得入城致毫髮犯有武衛軍校掠民二馬即斬以徇其號令

肅賞罰信有古名將風

廟碑

九月兩淮悉平冬北覲見世祖於大明殿庭陳宋俘設席讌賀因上奏曰是皆陛下威德所致臣何與焉第功

行賞實封秦興縣二千戶

廟碑

二十三年奉命北伐叛王色埒默等明年凱旋繼西征

至哈刺霍州以疾薨

廟碑

公貴而不有其位難而克任其責料敵明臨幾果聞敵所在忠勇奮發不俟嚴辨躍馬挺槊陷陣深入故士卒感服爭出死力南討北征四十年間大小百五十戰未

嘗敗衄其追降生擒者皆釋而不問及處閒暇恂恂似不能言論者謂公智信仁勇四者兼備與孫吳合云

廟碑

丞相楚國武定公

公名阿爾哈雅輝和爾氏初事帝潛邸至元元年由中書省郎中叅議省事出僉河南行省轉廉訪使五年治兵于楚復同僉行中書省七年拜叅知政事兼漢軍都元帥十一年拜中書右丞相宋亡拜平章政事十三年拜湖廣行省左丞相未行薨年六十

公幼聰穎而辯長躬農耕喟然曰大丈夫當立功國家何至與細民勤力畎畝釋耒去求讀國書一月而盡其蘊師學甚缺

除宋苛法衣衾惇嫠詔以世傑窮

而來歸棄江陵市襪孫徵至京師死猶没入其妻子還

公于鄂

神道碑

初公下江陵驛聞大譙三日曉近臣曰已延東兵阿爾

哈雅孤軍戍鄂朕嘗深憂或荆蜀連兵順流而東人心

未牢必翻城為內應根本斯蹶孰謂吾北庭人能覆全

荆江浙聞之肝膽落矣而吳東兵可無後虞即封江陵

民千家

神道碑

公移兵長沙行拔湘陰潭守臣植混柱江中自喬口至

城凡十五所皆斷之又拔城西柵射書招其守帥李芾
速下以活州民不然拔城屠矣不答乃令諸將畫地分
圍決隍水以樹梯衝礮鐵壩石心臺百日公中流矢創
甚責戰益急申命諸將凡所由久頓兵者卒伍前驅諸
將安行其後也自今萬夫千夫百夫長皆居前列有退
衄者定以軍興法從事三日而拔語諸將曰國家為制
城拔必屠是州生齒繁夥口數百萬悉魚肉之非帝諭
巴延以曹彬不殺者也其屈法生之發倉以賑餓人傳

檄柳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江西素連皆下之

神道碑

幼主面縛公入覲賀始庭拜平章政事還移兵靖江破
嚴關敗馬都統臨川陳張兩總管小溶江諭經畧馬暨
不下凡攻四十餘日而拔公以靖江遠中土非長沙匹
民性鷙囂易叛難服不重典刑之廣西它州不可言以
綏徠其阬之市斬暨傳檄下柳鬱林橫邕廉象潯滕梧
貴昭融賓宜賀化高容欽雷為州二十廣肇慶德慶封
為州三特磨農士貴南丹牧莫大秀皆請內屬乃開全

之湘水三十六所以通遠舟承制以萬戶史格行宣慰

於靖江

神道碑

公還潭宋餘孽益衛兩王改元海中爵以啗人規復其
舊全永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張虎羅飛之
倫大或集衆數萬小亦千數在在為羣與江之北黃蘄

相煽以動皆削平之

神道碑

宋將張世傑傳欲襲肇慶雷詔公討之且畧地海外無
為賊巢過柳州嶺時暑軍士病渴所乘馬蹄地出泉人

資沃飲至今名馬蹄泉而偽安撫趙與珞已戍海南白沙港公航海五百里不崇朝而至擊與珞并獲偽使冉安國黃之紀皆磔之諭降瓊南寧萬吉吉陽聞偽王陷南恩公還襲走之降方經畧會偽衛王死崖山乃還復諭降八番以其酋龍文貌入覲置宣慰司從鎮南王伐交趾其君蹈海去得文毅昭國兩王以歸

神道碑

余嘗讀望諸君書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未嘗不興慨嘆於武敏間用兵端視南國為奇貨思圖

形丹青垂譽竹帛於今與後者如取覃懷及襄陽下方
戍淮西功已不出乎已大師南伐復分兵淮東渡江捷

聞一失聲而死豈先福始禍者誠如道家所忌耶

又劉武敏

碑云始上書策宋必平時廷臣譁然異之以為虛國病
民未見收其成功可歲月計者不謀一喙而天聰獨奮
然曰惟汝子同為之與兵如所策圍襄陽而宋宿援師
十萬于郢說不可前乃遣間懷偽燕郡王昌化軍節度
使告身金印牙符聲致之公以幸吾元假手以甘心也
公聞之待罪闕下詔磔死間俾中書移書讓其謀國臣
曰汝禮義邦乃今出盜賊計誣我大臣大賚加公還之
于軍襄陽既下詔丞相已廷將數十萬眾浮漢濟江俾
公別將數萬眾游擊淮南公銳欲濟江為首帥者累不
可曰吾受詔游擊敵兵使無西耳濟江非所聞也及丞

相入鄂捷至公失聲曰首帥東縛顧乃成功而公鼓其
後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其友憤惋以死

孤軍留戍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都身至力取利盡海
表圖地籍民半宋疆理凡所下州荆之南十四淮西四
湖南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廣東海南各四凡五
十八自餘洞夷山獠荷羶被毳大主小酋棊錯輻裂連
數千里受靡聽令者猶不與焉其依日月之末光張雷
霆之餘威以會其成功者亦一世之雄哉今列其由省
幕戎麾與所受降登宰相位者二蒙古岱阿喇罕平章

十二阿嚕齊呼圖特穆爾阿爾寶克呂文煥特穆爾巴
哈李庭李恒張弘範劉國傑程鵬飛史弼右丞四塔海
唐古岱輝圖楚多爾也訥左丞四索多完顏那劉深趙
修已叅政廿一賈文備鄭也可何津張鼎樊楫朱國保張
榮寶襄嘉岱烏爾博羅哈哈爾高達馬應龍雲從龍
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夫千夫之長又什伯是觀出其
門者衆多又足徵公善推勞人也

神道碑

元名臣事畧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名臣事畧卷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顏崇瀕

騰錄監生臣劉護

欽定四庫全書

元名臣事畧卷三

元 蘇天爵 撰

太師廣平貞憲王

王名伊實阿爾刺氏賜號伊魯勒諾延初襲父職為
右萬戶至元十二年拜御史大夫二十四年將兵平
納延以功加太傅二十九年加錄軍國重事知樞密
院事三十一年進太師元貞元年薨年五十四

公小字伊實迨至貴顯寵以不名賜號伊嚕勒諾延譯

云能官也

高唐開公
模敷德碑

國初官制簡古置左右萬戶位諸將之上首以公之祖

博爾濟居右

博爾濟贈大師諡武忠善戰知兵太祖在
潛共履艱危征伐四出無往不從時諸部

未寧每遇武忠警夜必安枕寓直于內與語或至達旦
默爾奇斯之戰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趨輜
重則御勒已還卧憩車中聞武忠至曰此天贊我也及
得天下君臣之分益密武忠既老以病薨子博囉台襲

爵

公弱歲襲爵統按台部衆器量宏達襟度淵深莫測

其際世祖聞其賢驛召赴闕見其手骨龐厚解御服銀

貂以賜國朝重太官內膳之選特命公領其事侍晏內

殿公起行酒詔諸王妃皆執婦道

勲德碑

至元十二年拜御史大夫公長臺憲務振宏綱弗親細
故興利之臣欲援亡金舊制併憲司入漕府他日當政
者又請以郡府之吏互照憲司檢底公言風憲所以戢
姦若是有傷監臨之體其議乃格

勲德碑

公事上遇下一本於誠事有廷辨當雷霆之下辭益鯁

直天顏為之霽威

勲德碑

二十四年宗王納延叛東鄙世祖躬行天討命公總戎以先之大駕至半道則公已退敵僵尸覆野數旬之間三戰三捷獲乃顏以獻詔選乘輿馳畜百蹄勞公公謝曰天威所臨如風偃草臣何力之有駕還留公勦絕餘黨執其酋金嘉努獻俘於朝同惡數人戮之軍前明年納延餘燼哈坦多羅干復叛再命公出師兩與敵遇皆敗之追及兩河威乘破竹勢敵衆大斂酋長遁去時已盛冬聲言駐兵俟春方進忽倍道兼行過黑龍江往擣

巢穴殺戮殆盡其首莫知所終夷其城郭鎮撫遺黎而
還國家承平日久變生肘腋貽九重宵旰之憂公英猷
載奮不期月而三叛悉平詔憫其勞加太傅開府儀同

三司申命禦邊杭愛

勲德碑

二十九年加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宗藩帥鉞一切
稟命於公特賜步輦入內位望之崇廷臣無出其右

勲德碑

碑

三十年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公為輔行請授儲闈舊

璽詔從之

勲德碑

鼎湖上仙公奉鑾馭而南宗室諸王畢會上都定策之際公起謂皇兄晉王曰宮車遠駕已踰三月神器不可久虛宗祧不可乏主疇昔儲闈符璽既有所歸王為宗盟之長奚俟而勿言王遽曰皇帝踐阼願北面事之於是宗親大人公辭勸進公復坐曰大事已定吾死再無憾惟公一言合臣民共戴之誠成先皇付託之意

勲德碑

上即位進秩太師佩以上方玉帶寶服還鎮北邊

勲德碑

元貞元年冬議邊事入朝兩宮賜宴酬酢盡歡如家人
父子然還鎮有期不幸遘疾以十一月某日薨

勳德碑

太師洪陽忠武王

王名伊徹察喇學順氏至元十八年由宿衛官拜宣徽
使三十年拜知樞密院事明年加太保錄軍國重事
樞密宣徽使如故大德四年進太師至大元年拜
和林行省右丞相封淇陽王四年朝京師薨年六十

五

王性仁厚儉勤事母備諸孝敬姿貌英偉望之如神世祖雅聞其賢復憫其父之死事也年十六召見容止端

重奏對詳明上驚喜曰失烈門有子矣

王魯大父博囉罕自太祖登年

已見聖駕委心臣事大業肇基身餘百戰竟薨于敵是時官制簡古止為第一千戶大父托歡嗣父官佐憲宗四征不庭日開土疆父實勤們恒鎮徽外從征六詔懷服諸蠻遵疾薨于軍 即命領四集賽

太官集賽者國制分宿衛供奉之士為四番番三晝夜

凡上之起居飲食諸服御之政令集賽之長皆總焉

清河

元公撰
勲德碑

至元十七年長一集賽明年詔曰伊徹察喇秉心忠實
執事敬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曉暢朝章用輒稱旨不
可以其年小而遲其官可代錫津為宣徽使

勲德碑

二十六年上討反者于杭愛皆陳王奏曰丞相安圖巴
延御史大夫伊魯勒皆嘗受命征戰三人者臣不可以
後之今勅賊逆命敢禦天戈陛下憐臣賜臣一戰上曰
乃祖博囉罕佐我太祖無征不在無戰不克其勲大矣
卿以為安圖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多自愧不逮

然親屬索鞬恭衛朝夕俾予一人不逢不若爾功非小

何必身編行伍手事斬馘乃始快心邪

勳德碑

二十七年僧格既立尚書省簧鼓上聽殺異已者箝天下口以刑爵為貨而敗之咸走其門入貴價以買所欲貴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不四年紀綱大紊人心駭愕尚書平章政事伊蘇岱爾王之太官屬也潛以其事告王王奮然奏劾僧格伏誅上曰伊徹察喇口代人奸發其蒙蔽乃以没入僧格黃金四百兩白銀三千五

百兩及水田水磴別墅賞其清彊

勲德碑

僧格既敗上以湖廣行省西連番洞諸蠻南接交趾島夷延袤數千里其間土沃而人夥畝丁溪子善驚好鬪非賢方伯不能撫全王舉哈喇哈斯達爾罕以為其省平章政事凡八年威德交孚蜚聲海外入為丞相天下

稱賢

勲德碑

二十八年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水經都城中東入潞河則江淮之舟既達廣濟渠直泊于都城之匯

上亟欲其成又不欲役及細民敕四集賽人及諸府人與鑿所司高深之分賦之刻日使畢王率其屬著役者服操畚鍤即所賦以倡趨者如雲依刻而渠成賜渠名通惠河而河為公私大利上語近臣曰是渠非伊徹察喇身率眾手成不亟也

成宗登極制曰伊徹察喇盡其誠力深其謀謨抒忠于國流惠於人可加開府儀同三司太保錄軍國重事樞

密宣徽使如故

勲德碑

大德四年拜太師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都勒幹據之不奉正朔垂五十年時入為寇恒命親王統左右部宗王諸帥屯列大軍備其衝突五年朝議北師少怠紀律或失命王亞晉王以督之是年海都都勒幹入寇我為五軍王將其一鋒交軍頗不利王視之怒被甲持矛身先陷陣一軍隨之出敵之背五軍合擊敵大崩潰海都都勒幹遁去王罷兵歸鎮賞功謀罪恩威服于敵人厥後都勒幹請臣附時武宗亦在軍王遣使與武宗及諸王將

帥議都勒幹請降為我大利固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必失事機事機一失為國大患人民困于轉輸將士罷于討伐無有已時矣都勒幹妻我弟瑪古哈喇之妹也宜遣報使許其臣附眾議為允既遣使以事聞上以公深識機宜既而瑪古哈喇復命由是叛人稍稍來

歸

勲德碑

十年冬叛王穆爾特穆爾等屯于金山武宗帥師出其不意先踰金山王以諸軍繼往壓之以威啖之以利穆

爾特穆爾乃降其部人驚潰王遣圖們特穆爾察呼將
萬衆深入其部人亦降徹伯爾者海都長子也海都死
嗣領其衆至是我軍掩取妻子及其部人兩部凡十餘

萬口

勳德碑

至大元年王遣使奏曰諸王托和木本懷攜貳而徹伯
爾游兵近境叛黨素無悛心倘合謀致死則垂成之功
顧為國患臣以為昔都幹勒先衆請和雖死宜遣使安
撫其子庫春使不我異又諸部既已歸明我之牧地不

足宜處降人於金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既饒又成重戍就彼有謀吾已擣其心腹矣奏入上曰是謀甚善公宜移軍阿達罕薩音薩哈地王既移軍徹伯爾托和木欲奔庫春不敢納去留無所遂相率來降於是

北邊以寧勲德碑

上詔王曰公之先佐我祖宗常為大將功城戰野勲烈甚著公國之元老宣忠底績靖謚中外朕昔入繼大統公之謀猷甚多今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以公為右丞

相依前太師錄軍國重事特封淇陽王佩黃金印宗藩
將領實瞻卿麾進退其益懋乃德悉乃心力母替所服

勲德
碑

四年王入朝仁宗燕之于大明殿眷禮優重九月六日

疾病敕御醫數輩診療越三日薨

勲德
碑

樞密句容武毅王

王名托克托呼欽察氏世為欽察國主國亡率其種人
入宿衛至元十四年王將兵北伐有功除同知太僕

院事改衛尉院事領羣牧司事二十二年拜樞密副使攝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大德元年遷同知樞密院事是歲薨年六十一

公欽察人其先係武平北哲琳川按塔哈山部族徙絕域有山曰伊埒巴爾襟帶二河左曰約囉右曰伊蘇定居焉自號欽察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漸沒輒出川原平衍草木盛茂土產宜馬富者有馬至萬計俗衽金革勇猛剛烈蓋風土使然公之始祖庫春高

祖蘇穆爾曾祖伊納克實世為欽察主太祖征默爾奇斯
其主輝圖奔欽察遣使諭伊納克實謂使者曰逃鷓之雀
翦薈猶能生之吾顧不如草木耶歲丁酉憲宗在潛邸
奉命薄伐兵已叩境公之父巴圖徹爾舉族迎降從征默
爾奇斯世祖征大理伐宋渡江率其種百人侍左右以
其俗善芻牧俾掌尚方馬畜歲時撞馬湏以進其色清
徹號黑馬乳因目其屬曰哈喇齊蓋華言黑也中統初
同氣有闕墻之釁靖亂有功賞銀百兩公年逾弱冠亦

以功受銀五十兩巴圖徹伯爾卒乃襲職備宿衛

高唐閣
公撰紀

碑績

宗室海都粵自先朝畔渙朔方國家根本之地在北詔遣皇子北平王率諸王鎮守之至元十四年諸王托克托穆爾錫里濟叛北平諸部暨祖宗所建大帳盡為所掠公請為國宣力率兵討叛以其年三月敗敵將多爾濟戩於納琳布拉邀諸部以還夏四月應昌部族珠爾噶岱構亂托克托穆爾引部相應中途過公將會戰擒其傾

伺者數十騎敵乃引退珠爾噶岱勢孤不能振尋即殄
滅夏六月聞敵騎駐圖喇河馳河上追奔逐北三宿而
後返秋八月復敗敵於幹琿河獲所掠祖宗大帳北平

部衆悉追還之

紀績碑

詔公率欽察驍騎千人從大軍北伐十五年正月追錫
里濟過金山擒扎哈台等以獻繼敗庫春等被創力戰

獲輜重羊馬甚衆

紀績碑

有旨欽察種人或隸諸王或在民編皆命析出隸公部

伍於是戶給楮幣二千緡歲賜粟帛擇材堪宿衛者從

事輦轂

紀績碑

二十三年置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公以樞密副使攝都
指揮使衛之官屬聽以公宗族將吏為之夏六月海都

兵犯金山詔公與大將托多爾海共為守禦

紀績碑

二十四年春東藩諸王納延叛陰結其屬額布根錫里
哈於北邊謀者二人至軍中為公所執盡得其情使以
聞且言宜召錫里哈等赴闕一日錫里哈設宴召公及

托多爾海托多爾海將往公止之曰彼已藏禍心吾屬
至必被擒大軍誰與統屬遂不往尋有旨令錫里哈入
朝將東道進公言於北安王曰若輩分地在東脫有不
虞是縱虎入山林也乃命從西道進既而有言額布根
叛者衆欲先聞于朝然後發兵公言兵貴神速吾盡忠
於國當臨事制宜若彼果叛兵至可即屠之否則與約
而還衆以為然即日啟行公為前鋒疾驅七晝夜渡圖
喇河乃與額布根戰於博恰嶺彼大敗俘獲無算額布

根僅以身免

紀績
碑

世祖親征納延聞額布根敗走遣使諭公收其餘黨沿河而下遇叛王特爾格軍萬騎擊走之獲納延羣牧馬畜擒叛王哈喇婁等獻俘行在所悉誅之欽察喀喇之屬自叛所來歸者即以付公始置哈喇婁萬戶府欽察之散處安西諸王部下悉令公統之

紀績
碑

冬十月納延餘黨復萌成宗時在儲闈詔命公扈從往

征之十一月至哈拉衮誅烏塔噶等降其部曲

紀績
碑

二十五年諸王伊奇哩部衆為叛王哈喇哈斯所掠遣使告急公復奉命從成宗率師往援夏五月與敵戰于烏爾呼彼軍敗衄伊哩奇部衆盡復師還至哈拉衮山聞叛王哈坦軼我邊鄙宵濟古烈河大敗敵軍哈坦脫身逃竄遼左諸部悉為我有乃置東路萬戶府鎮守其

地

紀績
碑

二十六年春從皇孫晉王征海都夏六月兵抵抗愛嶺敵先據險我師失地為敵所薄軍士隨潰公一軍獨前

鏖戰久之翼衛晉王而出行至信宿聞襲騎在後公選精銳為殿設伏以待之襲騎聞之遂不敢進

秋七月世祖巡幸北邊褒諭公曰惟昔聖祖肇基失利于斡罕一二蓋臣同飲班珠爾河水者至今稱之卿赤心衛社稷馳譽朔南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卿其勉旃還至京師會宴羣臣復諭公曰朔方人來海都有言抗愛之役使彼邊將人人善戰如托克托吾屬安所措矣凡有功將士可令見朕欲面加優賞公言慶賞之典蒙古將

士宜先之世祖曰卿母飾讓若輩誠居汝曹之右盡效
汝曹力戰邪明日召諸將士頒賞有差

紀績碑

二十八年秋公率哈喇齊萬人北獵罕達該敵衆將入

寇知公在邊遂引去

紀績碑

二十九年秋畧地金山虜海都之黨三千餘戶還駐和

林

紀績碑

三十年春有詔進取奇爾濟蘇師次謙河冰行數晝夜
至其境盡收五都之衆屯兵鎮守之遣使奏功進秩龍

虎衛上將軍仍給行樞密院印以使文移夏五月海都

聞公取竒爾濟蘇引兵至謙河復為公所敗擒其將博

囉齊一歲之內多雋功

紀績碑

成宗即位以邊圉事重須公鎮守有旨無預朝會

紀績碑

元貞二年秋宗室諸王附海都者率眾來歸邊民驚擾

往往逃匿山谷公率兵直抵金山伊魯哈斯界餉饋資糧

安集眾庶導諸王永和爾等入朝

紀績碑

公為將鷙猛先期制敵應變如神尤善激昂士氣臨陣

誓師人百其勇至若出司閫鉞入贊機樞忠國大計知
無不言古之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於公見之

紀績

碑

元名臣事畧卷三